

为童年制作的精美风铃

——周东、周洪泽散文集《小时候》阅读印象

□ 孙梓文

儿童是进入天堂的钥匙。阅读周东、周洪泽父子合著的《小时候》，总让我们想起自己的童年。

周东在《故乡剪影》（代序）中刻意将鼎山场及鼎山八景作了详细的交代，他将小时候的环境和风物置于那个天地之中，足见他不仅对童年时光产生怀想，更对故乡寄予回应，尤其是对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鼎山场充满着向往。一个人的童年，总是囿于一个特定的地方，但那个地方，显然又成了童年的天堂。作者在《60后的金色童年》（后记）中交待：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一段属于自己的童年，都有着像我一样所经过的在鼎山场发生的童年故事吧。只是年代不同，人物不同，故事不同，可心情一样，总是回味无穷，挥之不去。

周东对故乡的情怀、对年少的时光感叹、对少年伙伴的命运关切，让人在风物的流转和时光的流逝中，产生深深的眷恋。作者有意识地为童年生活画像，是反哺故乡的真情感照和文化自觉，也是构建文学原乡的着力践行和使命担当。作者很巧妙的利用代序所展现的地理空间和后记所呈现的童年时光，为童年叙事构建了经纬线，搭建了风铃的基本骨架。而“小游戏”“小故事”“小人物”三辑，则分别架设了风铃的三个铃轴，它们相互碰撞，顾盼摇曳，发出动人的乐音。

在“小游戏”一辑中，周东用21个有趣的游戏，展现了童年时代的精彩，也勾勒出童年时光的快乐。特别有意思的是，笔者发现，这些游戏大人们应该都玩过，但是大人们又经常阻止孩子们玩这些游戏。比如《野锅儿》一文中叙述了“野锅儿的味道有酸的，有辣的，也有甜的，那些味道总是能嵌入小孩子的心里。其实，小女孩儿的手艺并没有母亲的好，男孩子们的手艺更糟。可是，每次煮‘野锅儿’，每人都会拿出一两样菜让大家品尝。大家吃着在家里吃不

到的味道，品着孩子们自己做出来的菜肴，一边吃，一边笑，还一边摆着龙门阵，那感觉，酣畅淋漓，惬意无比。”但是，即使是这样简单的满足口腹之欲的小游戏，有时也会遭遇当头棒喝。“孩子们也有悲惨的时候。某家大人抓着孩子们煮‘野锅儿’的证据，就会在某日一个大人心情好且闲的傍晚，给孩子们来一顿‘笋子炒肉’（打孩子屁股）。街上便传来那个孩子叽哩哇啦的哭声。那哭声也会让我们煮‘野锅儿’的行动暂停几天。没过多久，大家又会聚集一处商量，好久去哪里煮‘野锅儿’。即使挨过打，我们也觉得煮‘野锅儿’很愉快。”在《打仗》一文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多少个夜晚，我们的头发和衣服都被打仗的泥丸弄得脏兮兮的。回到家里，生怕被大人发现，便悄悄地把头发洗了。可是，衣服上的印迹却不能掩盖，一般都会被大人们发现。大人们心情好的时候，我们会挨一顿骂，大人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挨一顿打。尽管如此，却不能阻止我们对打仗的热爱，甚至刚挨过打的孩子们，眼泪还没干，心里又在期待下一场打仗了。”这些孩童时代的游戏，尽管都有着伤痛的记忆，在当时，以及以后，却有着反叛的抵抗和美好的记忆。由此发现，我们应该顺应儿童的天性，让儿童在放飞梦想的时代，去操练他们梦想的翅膀。《纸飞机》一文，作者就对这些小游戏所承载的“梦想”和“远方”进行了诗意的抒写和寄望。

而儿童又是特别喜欢听故事的年龄。周东却另辟蹊径，用他所亲身经历的20个“小故事”，来讲述童年时代那些精彩瞬间。《烧蛋》一文，让我们体会到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孩子们为了裹腹，创造性地发明了“烧蛋”这个方法。但是在吃了妈妈一顿“马鞭子”之后，那种作为父母的无奈，以及孩子们对饥饿的恐惧，尤其令人唏嘘感叹。读这篇文章，让人在闪闪泪光中，产生与阅读《卖火

柴的小女孩》一样的感慨，充满着对孩子的同情和对现今生活的感恩。与之相反，《偷红橘》一文，又让我们体会到别样的温馨与温暖，充满着深深的依恋和美好的情感。无论是在闪烁的泪光中，还是在无尽的思念里，偷吃偷采所产生的诗意，那一定也只能属于童年。

在童年时代，我们遇到了很多人，他们当时的遭遇和一生的际遇，成为童年的时代印记，也成为我们追索的时代之问。周东深谙此理，他用独立的篇章来给13个“小人物”立传，相信也是基于这样的人生思考和命运追问。无论是慈祥可亲的“外婆”，还是精明能干的“三蛮子”，也无论是怀抱理想的“土狗子”，还是心灵手巧的“苏一老汉”，都能从旧时光走出来，散发着人性的光辉和人情的温暖。而在时光的流变中，只有几岁生命的“亚梅姐姐”，作者却更为念念不忘，在接着穿上她的碎花布衣裳之时，也是生命传递生命之时。而童年依然有痛，却永不能释放，只要生命继续，这些痛就会继续。这不仅是血脉相连，更是生死与共，不仅是同胞相依，更是人间有爱。作者表达的，在面对幸福生活的今天，我们也不能忘记曾经以命养命的亲人，尤其她还是一个孩子。这样说来，童年不仅有游戏，也有牺牲；不仅有梦想守望，也有生死相托。

《小时候》文风散淡，质朴无华，虽是一本儿童文学，却一样令人掩卷沉思，一咏三叹。在感慨时代巨变的同时，更加激励我们热爱今天的幸福生活，更加鼓舞我们用勤劳智慧的双手为今天的孩子们创造美好的明天。岁月流转，童年在消逝，但又在我们心里扎根，尤其又在新一代孩子们身上再次出现。我相信，每一位读者，都能与周东一样，摇响童年的风铃，永葆一颗恬静的童心，留住岁月之好，沉淀人生之美。我们也期待周东秉持这样的初心，继续创作出更多让我们感动感怀的艺术精品。

喜马拉雅的奇崛世界

——走进凌仕江新作《藏羚羊乐园》

□ 川 濯

《藏羚羊乐园》里面的西藏很大，大得超乎我想象。凌仕江这部新作的表现水准，大大超乎我想象。这本带铅笔画插图的32开本小书，只有近三百页，我沉浸其中，读了两天。

拉萨，藏北，喜马拉雅，冈仁波齐，青藏铁路，可可西里。这些牵动人心的词汇，每一个都让我感到心弦震颤。在青藏高原脚下、在低海拔的四川盆地长大的我，对高原有天生的敬畏心，至今也没有实地看过一朵西藏云。面对凌仕江这个被世界屋脊的雪水净化过的西藏兵，我更感到自己从未踏进西藏一步的悲哀。

对于西藏的认知，我从这本书里得到了友情启蒙。

“一个只有两个兵的哨所。它立在四千多米的海拔高度上，沉睡在喜马拉雅山的一道皱纹里，每天经受着寂寞的抚摸，全年仅有三个多月的时间是无雪期，可以让哨兵远远地看见绿色的生命而心跳狂乱。”（《神灵的葬礼》）

凌仕江通过文字还原了高原寂静的冰雪世界，在西藏当兵的十多年生活体验，让他的书写达到了自由境界，完全是信手拈来，甚至是不假思索。绝对的高寒生活让他的文笔纯净飘逸。

百年不遇的七天暴风雪，使牦牛“排山倒海”般地死亡，只有人能侥幸在冰雪的围困中活下来。他说“雪太多，多得千辆坦克和万艘船只也载不动”。好一个“载不动”！万物深处冰雪之中，“雪最终的结局都是残酷多于抒情，美丽不过是死亡的开始”（《预言》）。在马群身上，“厚厚的冰，坚硬如华丽的钻石”（《冰马》）。这钻石般的美丽，更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

书中的冰与雪的描写，都是人性化的表达，以醇美的语言，以现实的觉悟。

“雪成了最大的胜利者。雪不仅打败了鹰，雪把人间的一切珍稀之物全都藏匿起来。”“雪是一个疯狂的杀手，更是一个白色的谜团，只要陷入，就很难自拔。”这样的雪，让我不寒而栗，但还不至于妨碍我对文字细致地审美。

凌仕江的文字雄健优美，庄重地表达了生命的意义。《预言》《冰马》都以动物的大面积死亡表现了喜马拉雅自然环境的恶劣，由此映衬出高原军民的生存意志和家国信念。

这不是一本旅游指南，而是一本动物传记。凌仕江在《自序》里说得很有趣：“常常想象一本自己想读的书，然后开始认真写它。”他激情难抑地写出了自己在青年时代与喜马拉雅动物的相遇和“初恋”。文章的故事性不是都像《女兵和狗》那么强，涉笔神鹰的篇章有些就是唯美的散文诗。但是凌仕江的叙述表现出了不俗的功力，他的讲述总是有自己的情感因素和集体生活的底子，辉映着浪漫想象和诗意光芒。许多篇章举重若轻的收束方式，让我想起德国散文家黑塞的超逸幽深，让我对凌仕江散文深喜爱折服。

这是我读过的第一本直接表现西藏风物人情的文学作品。我的阅读体验意外地达到了深刻的满足。我感觉，被一根琴弦拨动了心。对于西藏，一本书也可以让我满足，只要写作者做到了态度真诚而技艺高超。就像历史上的一位伟大乐手，刻意地过一段拨断一根琴弦，最后竟然靠一根琴弦让音乐会照样持续地进行下去。

这不是又有点夸张了？但我相信奇迹。在凌仕江笔下，西藏的奇迹不仅仅是生存痕迹，而且是各种各样的死亡故事：一切死亡在凌仕江的写作中都带着奇迹的味道。那种奇迹的味道是生命的味道，是喜马拉雅山上人与动物的生死博弈。那味道更是爱的

味道，是喜马拉雅山上人与动物生死以之的爱的依恋。“生命禁区发出的生命之声”是没有隔膜的，是心心相印，是生死相助。藏族姑娘有爱有勇气有信仰，她们与仙鹤或狐狸相互供养，她们口中吐出“金珠玛米”（解放军）时，充满了甜美的感情。藏家小伙更天然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部落责任，富于豪迈的战斗精神，骑牦牛的男子和鹰背上的少年，也都是凌仕江笔下的高原奇迹。

凌仕江散文有真，有美，有比较和批判。这部新作的反思视角，引导了叙述的方向和深度，使书中处处流淌着作者的性灵和人性的光辉。哭泣的黑颈鹤，被游客抓走了幼儿；放逐雪山的藏獒，因为军人們供不起它吃肉；低头的白牦牛、落单的黑牦牛……对于在喜马拉雅世界里上演的种种生灵悲剧，我不妨借用他文章里的话，来一言以明之：“想必动物的悲伤常常都是人的蛮横所致吧。”这一句顶得过千言万语。在这些表现高原经验的动物故事里，凌仕江巧妙地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生态的思考和追问。自然环境的残酷，战争的浓重阴影，枪声的危险信息，现代性的渗透，对于高原牧区而言，都是沉重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凌仕江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一切，然后用充满忧虑的笔调表达出来，每一篇都令人动容。

凌仕江在《藏狐》里说，“透支想象也是一种罪过”。我发现得越多，你发现的就越少，我不能透支“后读者”的想象。

高原上的神鹰、相思鸟、仙鹤、狼群、牛马、羚羊、雪豹、雪猪，都静静地等着你去倾听它们与作家的故事。人与动物的相互供养，高原军民的相互支撑，他们之间感情复杂的故事，在凌仕江笔下充满了眼泪和欢乐。你还能期待更美好的西藏动物故事吗？这样的一本好书，去过西藏的人，也值得拥有。

当我们作为读者翻开一本书，我们期待从书里获得什么？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去阅读却没有填满期待，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而作为批评者，我们又是否在阅读中同作者一起，经历过小说创作中人物与情节创生时的挣扎？是否和作者在文字的夜空下，看滑落的流星极速地冲向无涯的时间，共同面对扑面而来的无奈？是否和作者一同滚落入叙述的河流里，惊恐万分地感受沉溺在未知世界里的唯一呼喊？

有过共同的挣扎、无奈和沉溺，冷静下来，重新上岸，回到“未受文学偏见腐蚀的普通读者”的座位。我们现在可以谈谈《奇缘异情》了。因为，在文学的河流中，鲨鱼要生长，小虾米也不应该被嫌弃，它们都是大自然生物链体系的一部分，就像来到我们身边的每一部作品。

《奇缘异情》里面涉及了“扶贫”主题。它攫取了以“扶贫攻坚”为导向的现实主义写作题材。在书中，雯萍塑造了“第一书记”秦宇，这个城里人串联起扶贫过程中的一系列集体事件，他挨家挨户成功地解决了石寨的贫困问题。不得不说，有扎实工作能力的第一书记是我们当下社会切需要的。然而，小说中出现这样的人物却极易将作者置于危局。

貌似文字马上就要跳起来，用理论武器扫荡一本作者用宝贵时间和经验写就的完整小说。那么可见，读者是多么容易被偏见腐蚀，更何况是批评者。很多人大概恐怕就要因为一晃而过的简单情节和单薄人物对一片丹心的作者口诛笔伐了。

可是，亮光却意外地从现实主义破碎的镜片迸发出来。这束光很强烈，它来自于现实主义镜子中的某一块镜片。细读文本，我们才能体验到作者为了站到人群之间写人物，迫不得已牺牲圆形人物部分特色的艰辛。

为此，作者雯萍显然是作出了巨大而艰难的抉择。她并没有致力于写个人的成长与生发，时代与人性的复杂，而是努力尝试刻画秦宇完成“第一书记”这个身份的艰难与真实，并从艰难与真实中绘制充满异域文化气息的石寨，刻画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共振与成长。

首先，雯萍绘制了贫困消除过程中一个充满异域文化氛围的石寨。

书的前半部分，作者把整个石寨嵌在一幅黑白版画里，缓慢而凝滞。整个石寨沉默在各自的贫穷之中，寒冬腊月看火在烧高寒而暗哑的沟壑。人物要么站在扎西家的院坝，朝着沟壑纵横的山谷张望，在沉默之中慢慢积蓄生活和脱贫的力量；要么沉溺于酗酒赌博，将一腔痛苦转嫁到他人身上，然后沉沉睡去。人们在贫穷中承受着重的心里负担。书中的贫困引发家庭动荡，人心不稳，贫困现象令人震惊。

书的后半部分，作者用色彩清新的文字画面，让石寨的人们在新村淘练出纯白的哈达，激发出潜隐在人们内心的文化追求与民族融合意识。雯萍的文字随着歌声轻柔地飞升，她把精神的温度赋予生存的高寒地带。章笑带着面罩从贫困中钻出来呼吸；腿脚得到治疗的祥玛用歌声穿透冰雪，使山间的色彩鲜艳起来。天的蓝而高远、牦牛的黑而灵动，山川的青而开阔和新村的红而喜庆，使文字画面色调温暖，欣欣向荣。锅庄与六弦琴节奏和谐，藏腔与花灯节文化充盈。人们搬进新居，相互赠送简单朴实的当地小吃，开始关心自己以外的人，开始走近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古城上空的星光照耀古代文成公主的和亲队伍，也照耀着当下这片土地上走出贫穷仰望星空的各民族的人们。

石寨在作者笔下，色彩渐变，乐音渐强。文中颇具民族特色的风光和文化，使小说不再是架空在没有路标的旷野。她用朴素的语言，转身漫进日常的洪流，展示了石寨多民族文化的激荡、传承和融合。

这种民族文化的激荡、传承和融合，体现得最精彩的部分，是白玛等几个年轻人，用拆旧木材修建体现藏羌回汉文化融合民宿的这个情节。他们用拆来的旧建筑材料建设民宿，不仅节约了经济成本，稀释贫困，还保留了少数民族鲜活的民俗风情，展示了颇具特色的文化亮点、文化故事和民族元素。正因为有白玛这样的年轻人，深知民族记忆的宝贵，才会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运用看上去陈旧的建筑材料。雯萍借白玛传递节俭和环保的理念和民族心理，意图通过这群年轻人的实际行动来提倡珍视民族文化记忆。她的这一笔，也是对脱贫攻坚的进一步思考。她安排白玛这个大学生放弃白领生活，积极建设家乡，与受穷受苦滞留故乡的扎西里应外合，得出彻底消除贫困的方法论——既要有秦宇这样的外来干部帮扶，还得靠当地人自己的智慧。她认为，只有众人齐心，贫困问题才会最终得到解决。

但是很遗憾，白玛只是以配角的身份出现在了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如果作者再勤奋一些，再细致一些，也许白玛、扎西和秦宇这三类年轻人对时代和文本的意义会更加突出。

第二，雯萍峰回路剑，重点在于描摹人与人关系的建立。她希望带给小说个体以整体观，更重视人在群体生活中的成长，以期将小说放在更广阔的视野观看，从而反推回个人的成长。

《奇缘异情》：人际互动中的温情写作

□ 申红梅

大多数读者都会瘪瘪嘴，想当然地认为，写小说肯定要设置几个大的障碍，慢慢克服困难，好带来阅读的刺激。如果要在雯萍的书里寻找这样的刺激，多半会失望。因为作者故事中的困难，很快就得到了解决。与其他作者不同的是，她更强调，随着故事的推进，人物能不能在真实的痛苦中建立起人际关系互动成长，即“人群交互成长”。

秦宇刚上任，人们认为他是来“镀金的”，甚至有人对国家的扶贫政策呈现“端起碗”和“放下碗”两个极端状态。人们生活在依赖祖辈经验的最初人格中，形成一种特有的风俗力量，暗中和第一书记秦宇的世界观人生观相抵牾。这时的秦宇并没有展示工作中安抚人心的技巧，施展强硬的政策稳定手段。他只是很平静温和地开展工作，实实在在地解决人们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比如帮祥玛治疗拖累家庭经济的腿伤，帮秦妈找回出走在外的孙子阿冉，帮章笑找来面罩让他能走出家门，帮阿尕戒酒。异地搬迁后，他又积极组建文艺队和体育队，解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引导人们从赌博酗酒的毫无节制，慢慢走向优雅的适度释放。为了让脱贫攻坚阶段任务完成后，人们能稳步发展，秦宇到处招商引资。作者笔下，秦宇总是波澜不惊地将人们面临的具体贫穷各个击破。

秦宇所做的一切，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状态。人们终于不再窝在家里，以心换心，他们开始信任书记，和秦宇有了情感交流和互动。他们争着请第一书记吃饭，为受伤的秦宇担心，送行时争着准备最好的土特产。

作者有意安排，秦宇要不只将扶贫当作他的一段工作经历，还要充分调动了个人经验中的七情六欲。他以真心真情将石寨的人们当亲人、朋友来相处，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成为自己人生中的一部分，从而真正与当地人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和情感的链接。

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在文字一次次的铺垫下，从隔阂、猜忌，成长为信任、亲近和感恩。尤其是秦宇和扎西，他们作为不同民族的家庭代表，在互动交往中形成了良性的人际互动，从而带动了小说中民族团结的和谐氛围。

这一切，雯萍不露声色，从不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过度抒情。相比较她以前的作品，这是明显的进步。而在她，能使用人与人之间这种稍有间隔距离又保持频繁互动的写法，确实是一个创造。所以，文中人与人之间的空白处流动着情意，就像花香、月光一样，充满了整部小说。

作者通过情感互动的方式，表达了一种纯洁的、理想的、美好的人际关系状态。这正是没有受过现代工业污染的边寨优美人情的体现，也是作者得以完成文中文人物秦宇人格塑造的关键所在。这是她对个人如何面对他人、面对时代的思考，也是她放弃以往“个人成长的励志”和“纯真失落的叹息”的写作模式，更是她探索“人群交互成长”写法的开端。

当别的作者都还着力于把人物关在“扶贫攻坚”的大门里，任其在封闭的境遇中敲打理想时，雯萍已经开始独出心裁地让人物背负国家责任，行走在大地之上，欣赏充满异域特色的民俗风情，领略人情味十足的日常生活。她写生活，既极力避免记录事件流于单侧，又积极获取不脱离生活的基本逻辑。她营造从容的叙事节奏，带给小说独特的艺术品相，将自己的文学理念和人生逻辑贯穿到整部小说之中。

然而，当我们隐约察觉到她的文学理念和人生逻辑时，我们同样会为没有被充分表现出来的那一部分人物、情节和民族团结意识感到遗憾。也许，这就是雯萍下一次进步的空间。

所以，我们更应该回到“未受文学偏见腐蚀的普通读者”座位，重新和雯萍一起，思考如何保持阅读和写作的初心，思考如何落实阅读和写作的深度。